

■流金岁月

■董晋生

1979年的初冬，我们舞阳籍的31名新兵，换上没有佩戴一颗红星、两面红旗的“65式”军装，兴奋而又自豪地登上了北去的列车。第二天黎明前，我们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院安营扎寨，开始了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生活。这段新兵训练生活给我留下记忆最深的，是第一任班长，湖南常德武陵人——龚玉祥。

初到军营，我对周围的一切还不熟悉，饭还没吃，龚玉祥就让我们新兵放下行李背包，拉着我们，直接到院里操场上学走队列。我心里犯嘀咕，都是十七八岁的年轻人，谁不会走路？抬头一看，班长脸膛黝黑，古铜色雕塑一样站如劲松。他那高大伟岸的形象立刻吸引了我，我不敢怠慢，积极投入队列训练当中，就这样开始了新兵训练。在寒冬季节的训练场上，他摸爬滚打作示范，练队列，走齐步，踢正步，练跑步，像教孩子一样。直线加方块，两人成行，三人成排，虎步雄风，看着好看，走着有劲。我们这些新兵毕竟不久前还是老百姓，离军人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，要将各人的走路姿势统一到整整齐划一，并非一日之功。没几天，他的嗓子就喊哑了。白天训练，晚上开班会，大家围坐在一起，班长龚玉祥认真地讲评一天的训练、工作、学习情况和存在的问题。好人好事讲评到人到位，批评大家到边到沿，既严厉又亲切，全班的新兵都以为在讲评自己。一开班会，大家都有点害怕。怕表扬时没有自己，又怕批评时点到自己的名字。平时，班长狠抓内务卫生的管理，教我们新兵叠被子，有角有棱；搞卫生整洁有序，像挎包、水缸、毛巾，摆放规整，内务卫生打扫不留死角；夜里睡觉，天气寒冷，当时北京烧的还是小煤球，他夜晚生煤火，烧开水给新兵洗脚。训练一天后肿胀的双腿疼得上不了床，他就抬着新兵的双脚，把新兵一个个扶上床；我们正睡得香甜的时候，他却在给新兵盖被子、写日志、考虑第二天的工作，还要不时查铺放哨保安全，生怕新兵煤气中毒。他的辛勤付出换来了丰硕的成果，新兵连第一次会操，我们班就荣获第一名的好成绩。这时，他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几十年过去了，现在我才真正理解班长这个兵头将尾的含义，像父母一样尽职尽责。这就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班长龚玉祥，跟着他，我在军营岁月中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。

第二位老班长，也是我们的分队长，是江苏扬州人胡中山。初春北京的四月，草木吐芽，万物一新。新兵连训练结束后，下到老连队，我们对一切都感到新鲜，最难忘的还是背诵警卫业务。这支具有

光荣传统的中央警卫团，担负着警卫毛主席、党中央和中央首长的任务，无论是警卫原则、警卫任务、警卫职责、警卫规定、警卫纪律，还是警卫对象的名单，首长的车型、车号、电话号码和秘书、卫士、司机、医生、管理员名字，都要背得十分熟悉。每天晚饭前，老兵们对新兵都要进行抽考提问。我们这些新兵，能有机会担负这样的光荣任务，感到十分自豪。我也和所有的新兵一样，带着对党最朴素的感情，背起警卫业务，自然十分操心，每天都在有准备地迎接老兵的提问抽考，盼望提问过关，早上上哨，投入光荣的警卫任务中。

对于我们这些新兵的成长进步，胡中山班长耐心指导，诚心帮助。他教我们如何掌握规律，如何熟悉业务，如何处置问题，如何在现场活动和警卫哨位上面对复杂而又敏感的形势开展工作。他设置了许多问题，让我们解答，教我们处理方法，培养大家以高度的警惕性，应对警情，完成任务。既要保证中央首长的绝对安全，又要便于人民群众接近首长。这些军营生活故事，虽然已过去40年了，但班长慈父一样关心新兵的感人点滴情节，已融入我的心里。他为人处事的风范和管理教育方式，深深刻进我的内心，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，鼓舞着我，影响着我。

1980年底，根据新的形势变化，中央警卫团精简整编，服役六年 的胡中山班长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部队。我泪流满面，送他到北京火车站，这一别就是40年。

胡中山班长离开部队的那天晚上，又亲自主持召开了班会，对几年的部队生活进行了详细的总结，对班里警卫哨位的任务，提出了严格的要求，把每一位战友的优缺点都指了出来，并针对缺点提出改正的方法。那种敬业精神和负责的态度，令人敬佩。他哽咽着说，希望全班战友对待新兵要多指导、多培养、多帮助、多体贴、多关心、多照顾、多原谅、多谈心，新兵为部队生活增添了新鲜血液，是部队的战斗力，是班里的希望。这些话语，近40年后的今天，仍萦绕在心，记忆犹新。胡中山班长退役后，我有很长时间处于惆怅之中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一批批新兵来到军营大熔炉里锻炼，百炼成钢。一茬茬服役期满的老兵退出现役，离开部队奔向不同的岗位，继续发挥军人的作用。

胡中山班长离开部队以后，从钓鱼台调来一位班长蒋应国，这位班长是原部队的文书，无论是管理水平，还是协调能力都很强，平时亲如母，严如父。站岗放哨，现场警卫，野营训练，大型会操，

正步向前

“成人礼”的最好见证。两个月的摸爬滚打，训练场上，我们顶着烈日、冒着雨淋，忘记了站军姿时手脚的麻木，忘记了战术训练场上的满身瘀青，忘记了5公里武装越野时腿脚的酸软，一次次的超越极限，苦练军事本领。

因为从现在起，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名字——列兵！

我幸运地被选为新兵代表发言。我收腹挺胸，两腿并立，以标准的军姿站立，面对战友们，声音洪亮，开始信心满满地诉说：军衔是军人身份的象征，意味着我们完成了由一名地方青年到一名正式军人的转变，意味着我们真正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。这一神圣时刻也必将被记录在我们的军旅史册上。这是荣光，是决心书，也是献身使命共同的心声……我字正腔圆、饱含深情的发言获得满堂彩，战友们掌声如雷，经久不息。

整齐划一的队列里，挺拔的军姿、嘹亮的口号、坚毅的眼神，无不显示出我们作为一名军人的荣誉和自豪。这份荣耀来之不易。在戴上军衔的那一瞬间，许多新战友激动得流下了眼泪……

授衔仪式结束了，我带着满满的感动和自豪，笑得像花儿一样灿烂，向班长请个假，激动地跑到驻地照相馆赶紧去照相，抓住精彩瞬间，拍了几张彩色照片，照片冲洗出来后，我喜滋滋地从连部文书那儿拿来一查印有部队代号的专用信封，然后盖上“义务兵免费信件”的邮戳，马不停蹄的当天寄出，迫不及待地想将这份喜悦分享给远方的亲人和朋友。

青春有梦飞翔。岁月回望，军旅生涯虽然没有厚重的光彩，但那时我们年华正茂，天真活泼，稚气未脱，对美好的未来充满憧憬。成长的背后，有多少隐忍的泪水，我们已经不去计较，青春岁月，教会我们的每一个故事中，我们都是故事的主人。

“我是一个兵，来自老百姓……”歌声在耳畔久久回荡，我眼里已噙满泪花。峥嵘岁月，永不褪色；正步向前，风光无限……

补好人生这一课

我曾在微信群里看到一个家长吐槽的文章，说的是自己为了孩子，如何辛劳陪伴辛苦教育，孩子却一点也不领情，用整天玩QQ、打游戏、成绩直线下滑来回报自己。这位妈妈气得要死，各种方法尽都不见效果，以致黔驴技穷，焦虑气馁。这种现象生活中屡见不鲜，《银河补习班》里也有这样的角色，比如马飞的妈妈，比如闫主任。闫主任是一个不知觉醒的应试教育的老顽固，也是最可悲的受害者和害人者，儿子变废，学生考完高考撕书成疯，可悲的是，这个老顽固到剧末也没能觉醒。

我认为，单纯的应试教育缺少教育的根，孩子赢了高考，却未必赢得了人生。把自己的自信打压掉，孩子就还你一个不学无术不着调的自己；一棵根部缺乏营养的树，是无法获取成长动力的。就像马飞的妈妈，虽是一个母亲，却枉为人母，一边完全不信任儿子，一边用杀伤力很足的语言打压孩子，所以孩子在他面前就特别的不争气。马飞学习不努

力，成绩倒数第一，还经常惹事。那个在学校主席台上受批评的马飞，任性妄为，眼神里充满的是不屑一顾，俨然一个不知羞耻毫无争气的孩子。其实，孩子成长的重要时刻应该遍布在人生的每一秒中，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驿站。很多家长不懂得这一点，眼睛盯着孩子的成绩，孩子稍有闪失，家长便失落焦虑，孩子也因为家长的态度惶惶不安，久而久之，厌学感就越来越强，有的甚至到网络游戏中寻找快感。

《银河补习班》应该能惊醒一部分人吧？人生这一课才是最需要补习的，如果这一课补得好，即便有错误，也不会错太远。就像马浩文意识到自己不应该把不良情绪发在儿子身上时，会向儿子道歉：爸爸错了，爸爸也是第一次当爸爸；也像马飞会对爸爸忏悔：儿子也是第一次当儿子。我们都得学会及时反省自我，及时矫正自我——这才是《银河补习班》真正教会我们的。



向往

苗青 摄

■诗风词韵

我爱军旗红

■特约撰稿人 包广杰

那天的一声枪响，打破了黎明前的黑暗
一面红旗，插上了南昌城头
清脆的枪声，隆隆的炮声，飘扬的红旗
照亮了拂晓前的中国
从长征路，到井冈山
英勇的红军战士，将一面面血染、轰炸
千疮百孔但火红依然的军旗
插到了宝塔山上，插到了杨家岭的窑洞旁
这面一面火红的旗帜
映照着东渡黄河的浪头
拂荡着西柏坡漫天的星光
给国难当头的中国啊！带来了希冀和曙光
我爱这一面面火红的军旗
我爱这军旗红。这红，迎风飘扬
在边陲宁静的哨位上
在洪水滔天的抢险大堤上
在震区断壁残垣的废墟中
这红，飘荡在维和将士拼战的异国
飘荡在远洋舰队高高矗立的旗杆上
这抹瑰丽的中国红啊
温暖了国人的眼，鼓舞了国人的心

我是退伍铁道兵

■王金生

——
曾经我是铁道兵，军旅八年总忆悠。
哪里有令哪里去，转战南国五大省。
血肉筑起钢铁线，抗美援朝立大功。
人民军队铁道兵，建设祖国是先锋。

二

劈山架桥挖隧道，双手老茧一层层。
三线建设大会战，金沙江畔扎大营。
千难万险脚下踩，双昆铁路全建成。
退伍返乡不退伍，教书育人做园丁。

乡村采风记

■街巷寻珍

■特约撰稿人 乔聚坤

要不是车子拐弯下路，我还真不知道已到了周庄村了，行走在现代化的公路上，已分不出是城市还是乡村。

走进周庄，我便被墙上的美丽图画吸引住了，忙下车观看。这是一条党史教育街，内容从1921年党的建立，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图画都是放大的旧照片，南湖的船、长征路、井冈山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新中国成立……看上一遍，就像重温了党的历史，这里真是开展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活动的绝佳之地啊。

到了十字街我才知道，村里每条街都是图画街，而且各有主题。有的是村规民约、好人好事、道德模范，有的是尊老爱幼、家教家训，有的讲小村历史、民间故事，一条街道，一处风景，一种风格。采风过程中，我还听说，村里还有很多艺术人才，有会画农民画的，有会剪纸艺术的。

走着走着，我又被设在文化广场的“笑脸墙”吸引。“心”字组成的“笑脸墙”，展示的是数十名模范人物的照片，也是光荣榜。有爱党爱国的，有拾金不昧的，有尊老爱幼的，有脱贫致富的，有好媳妇、好党员等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生动的故事。我陶醉在这美丽乡村浓浓的文化氛围里，深感近年来农村的变化如此迅猛。

出周庄，我忽然想到这里一直流传着的王莽撵刘秀的故事。留有遗址“马刨泉”，据说是刘秀的马用蹄子刨出来的，让渴极的刘秀喝水，泉似马蹄，一年四季水流不断。改天，我再来寻访。

二

走进陶桥村村史展览馆，我惊呆了。全村人口900名，竟出了236名大学生，其中有二十个硕士、十二个博士。

该村背靠唐河，处郾城、舞阳交界之地。我们村有几户村民和陶桥村人有亲戚，儿时我到望天岗姑家串亲戚，常和他们碰面，知道他们村非常穷。可万

■人在旅途

■特约撰稿人 邢俊霞

去广西巴马，长寿村不可不去，百魔洞同样不可或缺。虽是“百魔”，实际上与魔鬼无关，而是壮语“泉口”的意思。洞内底层暗河涌动，地面泉水潺潺有声，被称为长寿圣水。洞顶石笋高悬，洞壁千姿百态的丰富景观，令人目不暇接，更有磁疗区、富氧区位居其中。有地质专家曾赞誉，此地集天下岩洞之美于一身，可号称“天下第一洞”。

入洞，阳光遁去，但洞内并不黑暗，有人工加装的彩色灯光打在溶洞石壁上，油画一般。百魔洞曲径通幽，洞中有洞，可分三层，一层以迎宾石为代表的钟乳石高大气派，二层石笋林舒朗别致、玲珑剔透，三层与皇宫无二，洞景光怪陆离、晶莹瑰丽。虽然百魔三重天，景致各异不同，可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造型各异的钟乳石：大肚笑佛、狮子雄狮、麻姑献寿、孔雀拜观音、杜甫行吟、天马行空、蛟龙戏宫……这一幅幅图画在上亿年的光阴里，被大自然的魔力之手雕刻得栩栩如生，魔幻而神奇，令人浮想联翩：大肚笑佛看到了什么、听到了什么，又或者是想到了什么才会笑得如此开心？麻姑献寿献的什么？孔雀为什么拜观音？这个世界从来不缺传说，此刻站在这里，只要发挥想象力，这些人文故事的脉络就会沿着精神世界逐渐清晰明了，鲜活而生动起来。而他们也，也会在这尘世间继续演绎着自己的故事，体味着生命的滋味。

二

坐在百魔洞磁疗区的石块上，看眼前步道上的游人络绎不绝，鱼贯而入又鱼贯而出。而夹杂其中的“候鸟人”格外引人注目，他们来自全国各地，为了养生和治病，千里迢迢，在家与巴马之间往返穿梭，就像寒来暑往的候鸟，因而也被人成为“候鸟人”。

在磁疗区，我和一位“候鸟”女士攀谈，她来自深圳，老家是河南平顶山的，在这里居住已经三个月了，购买百

没有想到这个村那么重教，出了这么多才子。这也许就是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之说吧。

我很奇怪，这个村村子小，村里没有学校，这儿的孩子在哪儿上学呢？我忽然想到，这儿离望天学校近，村里的学生应该在望天学校读书吧。

想到望天学校，我突然想到一个人：陈万福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，他曾在望天学校任校长。他是全国劳动模范，优秀共产党员，教育战线上的一面旗帜。为了管理好学校，学生有病了，他送医院；学生缺学杂费了，他想办法减免；学生没钱买本了，他掏腰包买；学校的房屋漏雨了，他动员儿子把自己家的木材捐赠给学校，并和儿子一起修葺房屋……因为他的以身作则，教师们认真教、学生们认真学，校风极好。1989年，我按照上级指示，到望天学校采风，创作陈万福的专题片《烛光颂》，后来此片由省委组织部电教中心派人拍摄，片子制成后，不仅在省电视台播放，还在央视播放。那个时候，这是尊师重教的最好典范。

陶桥，这个曾经穷困的小村，知道要想彻底翻身，除了在地土上下功夫外，就是要重视教育，重视人才。

走出村史展览馆，看小村街道干净，房舍整洁，一所别墅似的小楼引人注目。我走到大红铁门虚掩的门口，轻轻叩门，走出来一位待人热情的大娘。我问她高龄，老大娘乐呵呵地道：“小着呢，85了。”我又问她的儿子是干啥的。大娘说，他在漯河菜市场卖菜，孙子在读大学。我望着老大娘脸上透出的幸福与满足，心想，这可是如今幸福生活的真实写照啊。

站在村头，看着新修的、通往远方“状元路”，我想了很多……

三

在去蔡庄参观抗日英雄蔡永令故居的路上，我脑子里浮现出儿时见到蔡永令的形象。那时，他是抗日游击队长，他的脸一边有个大疤痢，外号“蔡疤痢”，在抗日游击队很有名气，日本鬼子提起他就害怕。之所以见过他，是因为他和我们村抗日游击队分队长乔芳轩家有亲戚。蔡永令在我们这一代很有名气，是我们大刘的骄傲。他劫日本的盐车，在我们村孤身闯虎穴歼灭日本便衣队的故事，可谓家喻户晓。

村南头一座孤立的农家小院，三间正房，一间小厨房，便是他的故居。据村人讲，正房原是茅草屋，瓦接檐，后来草房损坏，被修成了瓦房，但门窗皆保持原样。破门、破窗，室内几样旧时家具；院内一棵树，一方碾盘，凸显农家的特色。随后，我又去位于房南不足百米的农田里拜谒了蔡永令的陵墓。几十年风雨，墓碑略显斑驳，但我相信，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个英雄。

这是我曾经熟悉的乡村，也是如今感到有些陌生的乡村，因为它们在一天天变化着，变美着……

生命的滋味

魔洞的月卡，隔天来一次。她说外来的“候鸟人”基本上住在长寿村、百魔屯一带，大多是身患疾病的人，以癌症、心脑血管病人居多，亚健康人群也不在少数。他们来这里，是因为这里有一样的地磁，地磁强度高于世界其他地区，且有不样的山泉，泉水低钠、弱碱、小分子团水，可以激活细胞酶组织，促进微循环。他们携各种取水工具，每天在此排队取水，渐渐融入当地生活。这位女士的话让我想起百魔洞入口处的一景——天南地北的“候鸟”们在音乐声中欢快地跳着广场舞、民族舞。欣赏着翩翩的舞姿，我想，他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，不只是为了这里的好山好水，也是为了更好的释放自己的压力、愁绪和痛苦。换一种环境，找一种心境，让心宁静如水，在大自然里感受生命的滋味。朋友感慨地说：不是所有的疼痛都可以呐喊，身体是灵魂的豪宅，还是灵魂的牢笼，是由自己决定的。

三

看来来来去去的“候鸟人”，我不由地想起曾经看过的一段话：“生活是种律动，需有光有影，有左有右，有晴有雨，滋味就含在这变而不猛的曲折里。”这段话说得真好，总以为时光轻漾，红尘路漫漫，岁月和光阴会永远静好，但有些事总是令人猝不及防，就如在病魔的重压之下，貌似厚重的岁月也会拐走曾经的云淡风轻，鲜活的生活境里，都能以笑面对沧桑，在每一个平凡而又平淡的日子里，不辜负每一场花开，珍惜每一寸清风朗月，用一颗素然的心体味生命的滋味。